用诗心触摸时光的鳞片

——《古韵诗情门头沟》组诗创作随笔

高丽敏

（接上期）

首先，不俗的开篇制造先声夺人的效果。“京西古道”是组诗的一部分，它的篇幅决定诗意“盈”起来是有个过程的。对于当下碎片阅读习惯，所以开篇必须吸引人。为什么这么比方古道和古道上的人？诗意要完整表达，必须阅读全篇才会有整体感觉。读者就在追问中读下来。

此外，古道只是工具，是先人为了明确的模糊的前方走出来的工具。后人可以沿着先人走过的路延伸自己的梦想。道路本身就是一个丰满的意象，再加上定语“古”“京西”就把它的丰富有重点地提点出来，思维就会方向明确。无论古道多长，它必须是人在旅途中的一个部分，它是过程而不是目的。写诗不可因为别人对某个细节（意象）的说辞甚至反对，而放弃自己的想法。一定要坚持自己的感觉个性，因为你的经历是他（她）没有的，不理解很正常，切不可为了别人理解放弃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，那将是诗人诗性的丧失，也可以说是诗歌的绝路。顾城诗曾有将“白帆”比喻成“尸布”，一般人接受不了，毕竟这个比喻颠覆了以往我们对“白帆”这个意象约定俗成的感觉。但是，这是顾城眼中的帆，是他体验之后的再现。是他的不是你的我的。这就是独特。而且真的到了港口，你会看到帆不是洁白的。所以不同的知识积累，不同的经历经验，对同一个事物就会呈现多样性的表达。诗歌必须是从日常语境中剥离，从固化的语言表达中抽出来，实现词语、修辞的陌生化。这是诗歌创作有益而可贵的。

这次古道之行的确成为我创作中的小确幸，如果不是冬天，我看不到古道在阳光下泛着鱼鳞的光泽（春夏秋古道都被杂草淹没），我就不会想到鱼。如果不是那天我状态很好，一直遥遥领先，我就不会看到后面的人，他们大口喘气、望而却步，他们挣扎着上行的种种表现，就不会让我将眼前的穿越岁月，放进沧桑辽远，回到素朴平凡的本源。诗作有时候是作者意识流的表达，当时可能没有主观意识，就这样写了。其实意识流的东西往往是真情自然流淌，它杜绝了人主观创作有时候强加的“拔高”“粉饰”反而更清醒，客观。人在途中，即便是到了鱼的险境，人也必是“像”而已。岁月和河流中我们就这样一辈辈好好的。

岁月流淌的京西古幡会

我对大台地区存在着误读偏见，这个结论就是我创作《岁月流淌的京西古幡会》得出的。

门头沟区有三大沟，即现在109国道沿线的斋堂川，还有圈门一带的门头口门头沟，再就是大台沟。三条沟的历史文化脉络各有特色。比如斋堂川闻名于世的东胡林人、斋堂话，珍珠一样散落的古村落。圈门沟因为煤炭开采衍生的窑神崇拜、琉璃烧造、河神供奉等。唯有大台沟，我“聪明”地以为大台就是有过计划经济时期辉煌岁月的矿区，古幡会就是每年正月十五进行的花会表演。

2017年初，赶着正月十五幡会时间，我随门头沟区作协采风团深入大台沟进行采风，于是关于这条沟的历史第一次被我以探访者打开。之后得一本《古今大台》看得我昏天黑地。我只有恶补它的历史，才能够走在千军台的胡同，驻足那棵沧桑古槐，抚摩一蓬墙头枯草的时候，能够听到它在时光里依然清晰的脉搏。

坐在95岁老人刘仕龙家的炕头，他曾经是幡会会头，如今近百岁，对大台地区的事依然记忆清晰。听老人宏亮的声音讲述幡会的历史，讲述他与幡会的往事，我的思绪经常离开现场，游走在各处。比如王老庵，谁会知道在这偏僻的山沟竟然会有对纵横家鬼谷子的供奉？而高处的大寒岭曾经是汉代汉军与匈奴的边界，可以想象士卒驻守边防，他们与大寒岭的日月春秋。行走在幡会队伍，好像那擎着幡的手是我，或者飘扬在蓝色天幕下鲜艳夺目的幡旗是我……随着老人的讲述，就随着他的声音进入另一个时空隧道。我就不是我了。

几次进入大台沟还有了一个发现：大台沟有好几处地名都与妙峰山镇地名一样。比如黄土台，桃园，禅房，樱桃沟，滴水洞（妙峰山镇有滴水岩）妙峰山镇都有。这是为什么呢？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宛平县最后落址就是大台沟……太多的为什么让人不得不着迷。对古幡会的误读。没有采风活动之前，对古幡会的了解停留在节庆的民间花会表演节目，采风之后，阅读了《京西古幡会》书后，知道了这是一个历史久远的民俗文化集大成的文化传递形式，仪式隆重，是有完整严密的制度约束的活动，大台沟因为它而呈现出生生不息的水流。

为了更多了解大台，了解文字之外大台承载的历史，我又拜访了现在的幡会会头。无论是刘仕龙老人，还是其他会头说起幡会都是无比的敬仰。幡会的仪式感就像是祖传家训影响了整个大台地区，对这个地区的精神塑造凝聚作用已经像是每一个大台人的血液，从生命开始的时候就开始了。大台植被丰茂，水源充足，无论古代还是现代，大台都是一个有着讲不完故事的地方。它传奇神秘，如代代相承的正月十五人神共娱的幡会酬神大会。刘仕龙老人就像是掌握着大台秘密的人，他惊人的记忆和语言表达，说出来的无不是历史在时光中的划痕。

这首诗我迟迟没有动笔，我总是被一种情绪激动，我有强烈的创作冲动，但是另外的一个神秘力量，又让我躁动不安。我不能写下一个字。这个状态和写古道写金国公主完全不同。到底是什么让大台的子子孙孙每逢上元节无论身在何处，都会像鱼一样在这个时候进行回游？它暗物质一样，让我兴奋不已。让我在身临其境和远离都沉浸在遥想当中，在这种情绪中找到诗意和自己。我这样写：

古今本是一本书
开始以后就一直向结局延伸
大台沟的水流之外
无形的手
指示的方向一直都是正确
是天经地义
……

《岁月流淌的京西古幡会》这首长诗中，对于京西古幡会没有本末的过程描绘记录，更多注重在幡会中情绪的表达抒放。所有事物都参与，在幡会时候都是主角。天地同声，人神共乐。尤其人在其中心灵的纯净和谐，这是我用力所在。在结尾处与开篇遥相回呼，达到贯通一脉的效果，并将情绪从高潮渐次平复，联想绵延。

三首诗组成的组诗创作，是我在诗艺道路上的练习。自知天分有限，只能努力做一个勤劳执着的诗人，不负热爱。如果足够的热爱能够凝结诗心，我愿意用这颗心触摸时光生成的鳞片。

（完）

灵 水 记

赵永高

（接上期）

“君子不争”留口碑

诗曰：
甲午举人刘增广，“君子不争”题碾房。
细想世间多少事，千办万法在一“让”。

咱们在谈这“君子不争”题字之前，先得说说这碾子、碾房之事。石碾，由碾盘、碾砣两部分组成，系旧时加工粮食的主要工具，特别是粗粮细作离不开石碾。人们为了防止风吹雨淋，将石碾安置在房内，这便是我们说的碾房。碾房的权属可分为两类：一是私人的，被称为“陈家碾房”“蔡家碾房”等惯以姓氏的名称，还有一类属于集体的，也叫“官众”的碾房。石碾这一加工粮食的工具，比起早期的石磨盘、石磨棒或者石臼确实进了一步。据说至迟三国时期就已有了碾子，一直使用到新中国成立以后。上世纪六、七十年代还很多，如今，它已被钢磨替代，成为了农村老物件的展示品。

大家都知道，灵水村坊大，过去有“三十六盘碾，七十二眼井”之说。在这三十六盘碾中，有一盘石碾，它不仅有碾房护碾，而且在碾房的墙上题有四个大字，叫“君子不争”，这就是咱们要说的主题。这个碾房，虽说属刘家之物，却是全村大家共用的碾房，这是怎么说呢？原来这碾子是清初康熙年间山西人赠送给知府刘懋恒的。那时，刘知府为官清正，深得百姓爱戴，当他回家省亲之时人们怕送钱物他准不收，便送了这盘石碾。你还别说，刘知府收是收了，他收了碾子是为全村百姓收的，是为方便乡亲生活才应的，收了这碾子之后，还自掏腰包盖了这碾房，交于全村使用。

人们可能问了，那“君子不争”四个大字是谁写的呢？咱们直说吧，是甲午科举人刘增广写的。那他为什么要写这“君子不争”四字呢？当然不是心血来潮，不是杞人忧天，不是无的放矢，而是总结多年经验，针对易生问题，进行心理疏导。归结到一起，集体用碾易生的问题是一个“争”字，即争先使用。你看那笸箩、笤帚排队是什么意思？那是先来后到，依次的顺序，排队的目的就是防止插尾，防止争先使用起矛盾。可这人间之事，并非家家一样，有人多的，有人少的；有存粮的，有现找的；有讲理的，有爱吵的；有欺软的，有顺毛的。于是写上“不争”二字是目的，争当“君子”是提倡，践行的理念是“忍让”。人人都这样温良恭俭让，不就和谐了吗？正是这“君子不争”四字，为维护碾房秩序乃至村中风气发挥出了很大的正能量。所以人们一想到“君子不争”这四字，便能“让”字处事了；人们一看见这“君子不争”四字，便想起了举人刘增广的乡贤文化，留下了赞扬的口碑。这正是：

君子不争题碾房，教得后人恭俭让。
你有让地“三尺巷”，我有让字题碾房。

爱心捐助救百姓

大家都知道，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有十条是涉及一个人的品质的，即：

一是身居庙堂，清正廉洁、克己奉公的品质；
二是身在江湖，位卑忧国、匹夫有责的品质；
三是对待别人，与人为善、信守诺言的品质；
四是对待金钱，取之有道、舍利取义的品质；
五是对待生活，居安思危、知足长乐的品质；
六是对待家庭，遵行孝悌、不弃糟糠的品质；
七是坚持原则，富贵不淫、威武不屈的品质；
八是对待邪恶，疾恶如仇、伸张正义的品质；
九是报效国家，以身殉国、杀身成仁的品质；
十是对待人生，达则兼济、穷则独善的品质。

我们今天讲的话题就是涉及“达则兼济，穷则独善”的。这“穷则独善”好理解，就是不会因为贫穷而为非作歹。那么，什么是“达则兼济”呢？达者，显达发迹也。“兼”就是同时涉及。“济”是帮助。说通俗一点，就是自己发达了，同时应该帮助别人，尤其是那些贫穷的人。就是扶危济困，乐善好施。这在灵水村里，可是大有人在，多处记载的就是知府刘懋恒。有记载的原文录后：

一是清康熙《宛平县志》记载：“国朝刘应全，宛平人，世历灵水村，为人敦朴无伪。于康熙七年（1668）十月内水灾，同子懋恒赈济饥民，捐谷一千石。之成尚义人也！俱经题清，伏叙在案。”

二是清光绪《齐家司志略》载：“康熙七年，大水；二十一年（1682），大旱。刘懋恒继承先大人之志，前后捐谷三千七百余石，全活万余人。”

三是刘懋恒墓碑记载，康熙二十八年（1689），山西发生灾荒，刘懋恒将自己的俸禄几乎都救济了百姓，并且拿出了家财，令下属各县统计人口，进行救济，依靠赈济得以活命者六千余人。

正是因为刘懋恒心系百姓，才积劳成疾的；由于积劳成疾，返归乡里，没到家就于康熙三十一年（1692）四月余中故去。正是由于刘懋恒“达则兼济”，山西官吏和百姓才“追祭于道，如哭私亲”的。

谈到这“达则兼济”，有两点是非常重要的：一是要发展经济，国家实力强，才可帮助别国，并且助国威。一个人也是一样，生财有道，才有余力帮助别人。

二是心存善念，不忘“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；幼吾幼，以及人之幼。”回馈社会，天经地义。这正是：

凡人善举传古今，名利二字远己身。
扶老携幼寻常路，见义勇为出本心。

撰写碑文颂贤人

俗话说，“秀才人情纸半张”；甚至说，“百无一用是书生。”其实不对，应该说：“文人武将，各有用场。”这灵水村的举人刘增广，在山西做官多年，没有见到他的官场记录，却在其家乡斋堂川里外见到了他留下的四块碑文：

一是清光绪二十三年（1897）立于军响的《重修龙虎山天仙庙碑》。该碑由翰林院编修兼文渊阁校理恽毓鼎撰文，刘增广书，铁笔先生李梦齐。碑文记录的是“乙未岁间瘟疫盛行，鸡犬皆惊……自是病者愈而四方”碑阴记录了周边46村及驻军捐款。

二是清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）的《玉皇庙改建学堂碑》。由刘增广撰文，记述了光绪“维新”期间曾在此开办新式学堂，是清末开办新式学堂的实证，为区教育史提供了宝贵资料。

三是中华民国五年（1916）立于牛战村的《刘氏家族碑》，由刘增广撰文并书。碑中有“现村中刘姓九十五户，缘自明成化初年自灵水村移居来此，户一脉，门为东西”的记载。

四是中华民国二十二年（1933）立的《傅家台村兴修水利碑》，由刘增广撰文。碑首四字：“有志竟成”。碑文记述了从光绪二十九年（1903）到民国十四年（1925）傅家台修水，中经两次失败，最终成功的历史，并赞曰：“一渠曲水抱村流，十顷沃田万斛收。”

这些碑文，有的是他撰稿有的是他书丹，有的则是撰文并书，应该说，这是他个人才华的应用，是家族发展的证明，是乡贤善举的歌颂，也是国家历史的补充。如《傅家台兴修水利碑》中的“一渠曲水抱村流，十顷沃田万斛收”，不仅把人工水渠的位置、形状展现给了人们，而且把水渠作用说得明明白白。注意，这里的“顷”字是地积单位，百亩为顷，十顷即千亩。这里的“斛”，音hu，是旧时量器，方形，口小，底大，容量本为十斗，后改为了五斗为一斛。这里的“十顷”也好，“万斛”也罢，并非具体的数字，皆言其多。理解这水渠上台，增产增收就行了。这些碑文，记录的不仅仅是京西的事实，更是历史的真情。如果没有这些碑文，后人又怎能获取这些资讯？因此，“好记性不如烂笔头”这句至理名言也就容易理解了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门头沟故事
灵水篇

杂文的文化与社会批评作用

——《中国杂文大观》读后感

上世纪90年代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《中国杂文大观》，是按文学发展阶段划分的四卷杂文专著。这套杂文集辑录了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以来各时期数百位作家的杂文，包括思想随笔、哲理寓言等；题材广泛，体式多样，风格斑斓。

说到杂文，人们会首先想到鲁迅。然而，翻开中国现代文学史，“鲁迅年代”撰写过杂文的名人大家不一而足，胡适、陈独秀、蔡元培、李大钊、许地山、朱自清、郭沫若、胡愈之、沈从文、林语堂、闻一多、陶行知、郁达夫、茅盾、老舍、巴金等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都曾撰写出精锐犀利、针砭时弊的杂文。而且从那时起，杂文创作成就尤其斐然壮观，观点鲜明、逻辑严谨、揭微显隐、荡气回肠的杂文不断涌现，成为新文学百花园中一朵娇艳雄峻之奇葩。如，胡适的《差不多先生传》，既是对“差不多先生”慵懒浑噩的抨击，同时也在警示国人——如若人人“都学他的榜样”，“中国从此就成为一个懒人国了。”李大钊的《“中日亲善”》，不足百字，开门见山，五个“日本的……，和中国的……亲善”，直接戳穿了“中日亲善”嘴脸。再如，蒋子龙的《中国“狗热”》，毫不讳言地就国人（上世纪80年代）时兴养狗、赛狗、炒狗价、吃狗肉、开办狗美容所和医院、给狗建户口卡，以及贫富人家都养狗等现象，进行了“狗性需要人性调教”“有人以狗为荣，以狗显富，以狗欺人”“他们是狗仗人势，我只好来个‘人仗狗势’”的多角度抨击。

《中国杂文大观》不仅向读者展示了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杂文成果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也揭示、剖析了不同时期的社会与文化等时代现象。鲁迅曾说，杂文“有着时代的眉目”，是时代的“感应的神经”“攻守的手足”。今天我们读《中国杂文大观》，读孔子的《论语》、庄子的《逍遥游》、荀子的《劝学》、韩愈的《师说》、鲁迅的《狂人日记》等，既让我们重新看到那个社会“时代的眉目”，也给我们带来一些镜鉴和反思。就像胡风的《鲁迅还在活着》、夏衍的《论恭维》、郭小川的《论“听话”》、唐弢的《“言论先生”》、秦牧的《蛇与庄稼》、邵燕祥的《“为官容易读书难”》、柏杨的《酱缸国医生和病人》、龙应台的《中国人，你为什么不生气》、萧乾的《这十年》等等，都是对当时某种社会问题进行的深度思考，乃至严肃抨击。

有人说杂文是纯粹的批评、批判性武器。此话并不完全。杂文除了具有“匕首”“投枪”作用，同时还是“号角”“旗帜”，它唤醒人们的灵魂良知、思想信念、精神斗志；既针砭时弊、抨击阴暗，更激浊扬清、融情于理。梁衡先生说：“无论写杂文还是读杂文，其实都是在写思想，读思想，或忧国忧民，或感时伤世，扶正祛邪，探微知著。在杂文世界里没有装模作样，没有浅吟低唱，没有乍喜，没有闲愁。”换言之，杂文就是一副“清醒剂”，让人知黑白、明是非、辨丑恶，让人守规则、懂敬畏、敢担当。杂文蕴涵着丰富的思想性、艺术性、战斗性，其诙谐幽默、敢怒敢言、褒贬分明、杂而精准之特点，不但深深植根于文坛，文化批评与社会批评作用尤其显著。

如今，许多报刊辟有杂文、随笔等专版专栏，明是非、辨丑恶、敢立言、有担当的杂文时常见诸媒体。闲时读读这样的杂文、随笔，或许能让我们读出更深刻的文化内涵、文化传承、文化自信，对社会问题认识也更理性、更客观、更明智。

张栓柱／文

推荐一本好书
区文化和旅游局、区图书馆协办

TSP浓度镇街排名情况

5月6日-12日，我区镇街TSP浓度排名后三名为，军庄镇、妙峰山镇、王平镇。

5月6日-12日镇街TSP浓度（微克/立方米）排名情况

市排名	区排名	镇街	TSP浓度
122	1	军庄镇	150
149	2	妙峰山镇	148
167	3	王平镇	147
177	4	永定镇	146
188	5	龙泉镇	145
196	6	东辛房街道	144
204	7	城子街道	143
204	7	潭柘寺镇	143
220	9	大台街道	141
226	10	雁翅镇	140
253	11	斋堂镇	133
307	12	大峪街道	123
317	13	清水镇	117

表格由区生态环境局提供